

〔英〕艾伦·帕尔默 著

# 夹缝中的六国

——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

商务印书馆





国防大学 2 065 977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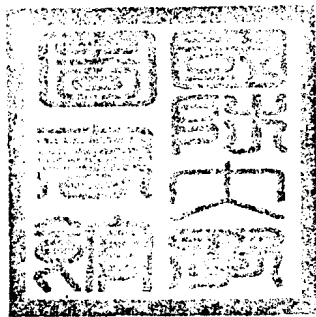
# 夹缝中的六国

——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

〔英〕艾伦·帕尔默 著

于亚伦 王守义 王爵鸾 译  
冯世则 张蓉燕 赵振远

黄席群 译校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Alan Palmer*

**THE LANDS BETWEEN**

A History of East-Central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根据伦敦威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70年版译出

JIĀFÈNG ZHŌNG DE LIÙGUÓ

**夹缝中的六国**

——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

〔英〕艾伦·帕尔默 著

于亚伦 王守义 王爵鸾 译

冯世则 张蓉燕 赵振远

黄席群 译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79-0/K·363

---

1997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84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16 1/8

定价：21.30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艾伦·帕尔默是英国历史学家，对东欧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著有《近代历史词典(1789—1945)》、《南斯拉夫史》、《拿破仑在俄国》、《独立的东欧》等书。《夹缝中的六国》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中译本根据伦敦1970年版本译出。

本书是一本中东欧地区史。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六国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到战后1968年的历史。由于作者是从这个地区各国各民族人民历来遭受邻近大国德、意、奥、俄的侵略、兼并、凌辱，起而反抗、争取民族独立为主题来写作的，因而本书也涉及了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与邻近大国的关系史，其中包括苏联与东欧之间的内幕情况。书中的主要内容有：东欧各国民族复兴运动的发展；摆脱异族统治、大国控制，建立民族国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各国所作出的反应；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影响；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经过情况等。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对重要的历史人物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欧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他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观点无疑会在作者对中东欧历史的评述中反映出来。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和对某些人物的评价只是一家之言。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时定会自行分析判断。

本书有地图九幅，附录中有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参考书目及索引，均照原图原文译出。

##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章 欧洲的交界地区 .....	3
第二章 维也纳会议和最初的民族起义 .....	31
第三章 街垒的年代 .....	55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风云 .....	91
第五章 民族主义的全盛时期 .....	115
第六章 走向萨拉热窝 .....	130
第七章 “争取各民族自由的普遍战争” .....	151
第八章 缔造和平 .....	188
第九章 民主幻想与现实 .....	217
第十章 右倾 .....	257
第十一章 德国潮 .....	282
第十二章 贰心 .....	317
第十三章 苏联的影响 .....	356
第十四章 打翻塑像 .....	394
第十五章 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 .....	408
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 .....	437
参考书目 .....	452
索引 .....	464

## 地 图

1. 夹缝中的六国地形 .....	5
2. 1830—1914 年的巴尔干国家 .....	51
3. 1815—1918 年的哈布斯堡君主国 .....	71
4. 1815—1918 年的波兰 .....	196
5. 1919—1939 年的波兰 .....	196
6. 1923—1938 年的东欧 .....	220
7. 希特勒的东欧(1938 年 3 月—1941 年 6 月) .....	283
8. 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 .....	364
9. 1945 年以来的波兰 .....	376

## 序 言

本书旨在初步探讨西面与德意两国，东面与俄国接壤的几个夹缝中的国家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情况。因此，主要涉及今天建立于东欧的六国，即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最广义地来讲，历史不必尊重国界，所以本书作者在行文之际，间或超越这一区域严格的地理界限，而对德国、奥地利以及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只在与本书主题有关时才加以论述——所谓主题，指的是沿中欧边境地区各民族的命运及其对诸强大邻邦经常反复威胁其独立时所作的反应。

主要各章叙述维也纳会议以来 19 和 20 世纪的历史。但全书一开始，便概述维斯杜拉河流域、多瑙河流域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地貌，并对其历史背景略加描绘，借以表明遥远的过去如何为本地区各民族创造了一些经久不朽的传奇故事。至于以何时作为本书的下限而搁笔，则煞费推敲。本书绝大部分写于 1967 和 1968 年，而且在写作过程中，逐日的新闻报导使我愈来愈意识到，相继发生的每一紧急事件乃是不断变化中具有连续性的一个事例，并非某一时代明显的终点。我于是决定把这段历史一直写到 1968 年 11 月为止。这倒不是因为这个日期本身在东欧有什么重要意义，而是因为它标志着旧日一些超国家的帝国灭亡的五十周年，也是本地区近代史上唯一截然鲜明的分界线。在名义上的独立届满一个半世纪之期，作为纪念的并非像人们所希望的庆祝其进步与成就，反倒是在 1918 年建成的一个全新的共和国领土上出现了一支占领军，这不啻是对中东欧的长期不安全所作的一条令人黯然神伤



的注释。

爱国主义思想往往给欧洲一部分地区的民族性格刻下了深深的自豪感的痕迹，让一个外国人来叙述它的历史，由于显然缺乏同情的理解，难免有冒犯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危险。我虽是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写这些国家的历史，但我这人却相信，六国之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列颠一样有值得大加敬佩的和偶尔也应受到非难的历史遗产。政治领袖们既非神人，亦非魔鬼；他们同样有凡人的优缺点。只因身居高位，其过失便被人夸大了。因为他们的职司举足轻重，关系国家之安危，致使企图解释其一举一动的人们在衡量功过之时，难以持平。看来，我亦难免偏颇，谨此特表歉意。

只须稍一浏览本书所附参考书目，人人都可发现我对这一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负良多。我特别感谢 A. J. P. 泰勒先生，我青年时代在大学就读时，某一学期承蒙他担任我的导师，实属幸运；这时，他激发起我对中欧的兴趣。已故 R. W. 塞顿-沃森教授在牛津大学发表最后一系列演讲的某一讲结束后，容许我多方请教，问个不休，他那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精神，亦令我铭记在心。我极其感激 C. A. 马卡特尼博士；五十年代后期，我曾荣幸地同他合作撰成《独立的东欧》一书。倘若没有他的启迪，我未必会就世界这一部分写出只字片语，尽管长期以来，它一直吸引着我。自然，下列各章的一切判断和解释，均由我一人负责。

对于在海格特和其他地方鼓励我写这本书的朋友们，我当然也深为感谢。唯一与我逐章逐节仔细讨论的，是我的妻子维罗尼卡；我感谢她对本书原稿的严格评论，也感谢她陪伴我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并一同赴巴尔干各国旅行途中所给予的帮助。

艾伦·帕尔默

1969年2月于海格特

## 第一章 欧洲交界地区

1

欧洲各族人民截然不同的命运是地图预先注定的。大陆西边的海岸与山脉早就决定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布局，而如果说这些民族国家的形成曾被推迟的话，那不仅应归咎于地理条件，也得归咎于人的偏见。比利牛斯山脉与阿尔卑斯山脉并非不可逾越的屏障，但正像英吉利海峡那样，只是很少被入侵的军队跨越过。而中东欧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把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同俄国分隔开来的那些国家缺少天然疆界，它们好像是一些只有脊椎和动脉而没有外壳的生物体，不多的几条山脉都被河流切断，便不能阻绝游牧部落，也抵挡不了一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军队；唯有那一望无垠的灰绿色波涛起伏似的草原构成的海洋，延绵不断地伸入欧亚大平原。这一辽阔的地区，既对东方游牧民族敞开门户，又吸引着西方人前来殖民；于是，尽管其面积不到西欧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却成为至少十五个不同民族的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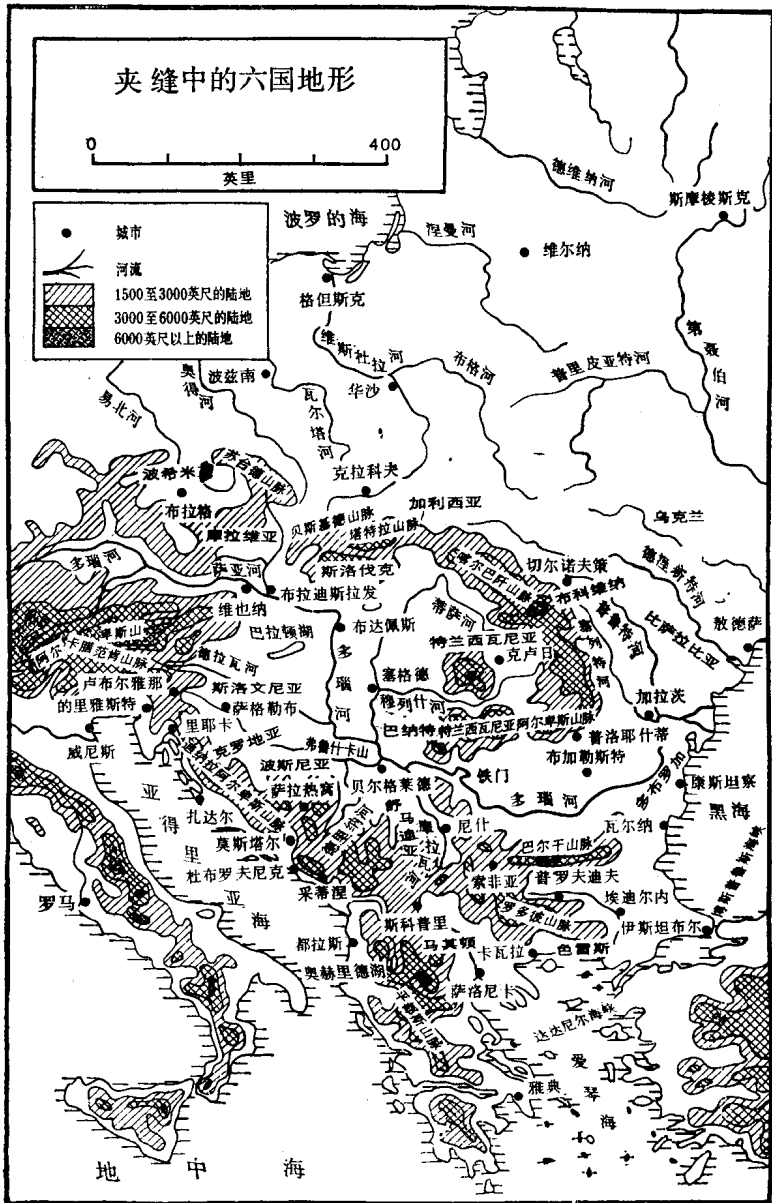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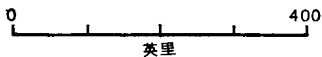
在地理上，中东欧自然而然地分为三部分：维斯杜拉盆地、多瑙河盆地和巴尔干山脉。但因三者之间有些过渡地带，又由于大马蹄形的喀尔巴阡山的中央主要山汇将多瑙河盆地分割为二，这一格局便随之复杂化了，尽管其基本构形并未改变，而且，地理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有时是地理与当代政治的相互作用——使旅行者可能看到一些相距不过数英里的村落却各自有突然不同的社会特征，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实属罕见。在欧洲的这一部分，局部的变化常使普遍性的地理规律不起作用，并且迫使历史的判断语成为附在括号里的修饰语。

3

维斯杜拉河发源于喀尔巴阡山的西贝斯基德山脉，北流六百五十英里，在格但斯克(但泽)注入波罗的海。这一流速缓慢、弯弯曲曲的河流是条大于贸易路线的航道；在历时一千年的政治变迁中，它始终是波兰民族的轴心，也是将华沙与克拉科夫两城以及加利西亚一些大庄园与波罗的海沿岸连成一气的统一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条神秘的河；当波兰国在政治上一潭死水、复兴大业似乎遥遥无期之际，它挽救了波兰的民族精神。说得更实际些，是它灌溉着波兰平原；自北而南三百余英里延绵起伏毫无定形的田地里栽种着小麦、甜菜和裸麦；中间到处是些森林和沼泽地，而在马祖里，还被沙质土壤中四围是芦苇的不少湖泊所隔断。维斯杜拉盆地在西里西亚以一个坡度不高的带状丘陵地形而告结束；然后地势上升，终于进入苏台德山脉；更东则成为贝斯基德山脉；这里，水流平缓的条条溪流之间，隆起座座软质岩丘，山口宽而且低。在盆地的东南，维斯杜拉河的主要支流布格河排泄着东部沼泽的积水，因而将这一带平原的沃土带到乌克兰谷仓，并沿着德涅斯特河直达黑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雅尔塔及波茨坦会议以来，波兰人控制了另一条通航的大河；1945年，奥得河的东岸及其整个支流瓦尔塔河均并入波兰共和国版图，使维斯杜拉地区补充成一幅完整的地理形态。与此同时，在东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地图上标志属于波兰的土地，几乎一半沦于苏联之手，布格河下游于是变成了两国的边界，不再是一条内地的航道。波兰国界线如此全部西移，其情况与过去二百年间民族的发展历史恰恰相反。虽然其后果无论对波兰人还是对德国人都同样痛苦，但这不过是地理强加给波兰历史的悲剧性负担的一个近例；既然维斯杜拉平原可使从腹背两侧进犯的敌军都易于攻入，波兰的边界便反复变迁，因此她成

# 夹缝中的六国地形



为以往几世纪里欧洲唯一一个版图不定的国家。三百年前，其东部边界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距莫斯科不过九十英里；那时她是欧洲大陆上领土最大的国家（除了尚未发达的俄国大片土地以外）。今日波兰东部领土最突出的部分在其17世纪时的边界以西五百英里处，而她与德国的边界却推进到奥得河，向欧洲腹地平均推进了一百五十英里。

一个民族的家园如此移动，这在近代世界史上幸而仅属独一无二。在这些变迁过程中，维斯杜拉河沿岸各城市的波兰特色、其巴罗克式建筑以及强烈的宗教感情始终保持未变；因为，尽管波兰已在1795年从政治地图上一笔勾销，直到1918年才恢复为一个独立国，但她对一种共同的文化与传统——西方的和天主教的，但却是斯拉夫式的——的自觉使其民族意识（虽受到德意志各国与俄罗斯的强烈影响）却得以保存下来。

边界既然如此显著地时而扩张、时而收缩，所以波兰在种族上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个波兰国在10世纪中期兴起，当时有六个斯拉夫部落长期定居于奥得河南段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平原上，联合抵御他们的德意志与波希米亚邻邦，并于公元960年接受了近乎神话的皮亚斯特家族的军事领袖梅什科作为自己的统治者。波兰人也像其他斯拉夫民族那样，将故王的领土分给他们的儿子，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个萌芽中的国家，而有利于德意志人土地上组织得较为健全的封建制度。最初的德意志村落是条顿骑士在13世纪建立起来的，虽然骑士们的势力在首次坦仑堡战役（1410年）<sup>①</sup>中被波兰人击破，德意志人却长期继续渗透，特别是在维斯杜拉河下游以及波兹南（波森）地区。另外，居住在传统的波兰国土边缘地带的人们主要是农民——立

---

<sup>①</sup> 坦仑堡战役指的是1410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联军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一次战役。——译者

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贵族把一种主要属于异族的文化强加给他们；其中立陶宛人很快即被同化。波兰最大的王朝(亚盖隆王朝,1386—1572年)即为立陶宛族；而拥有十几座教堂和宏伟堡垒的维尔纳(威尔诺),尽管原为立陶宛人所建,却象征着两个民族的结合。立陶宛迟至1569年才正式并入波兰,而明显的立陶宛民族感情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才复活。其他民族的命运不如他们,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并受到相应的对待,而给予犹太族居民的特权则是一种嘲弄。

正像欧洲的交界地区常有的情形那样,在古代的波兰,不同的民族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18世纪的加利西亚,波兰地主指望乡间的土地由乌克兰人耕种而自己则住在城里通过犹太商人作买卖,马车和大车则由德意志工匠制造和修理。这种阶级结构一直延续到1772年和1795年波兰的两次被瓜分之后。

所谓的“历史省份”<sup>①</sup>把维斯杜拉—奥得地区的波兰土地在西边与多瑙河盆地分隔开来；这些省份基本上是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捷克土地。虽然波希米亚是一地形起伏的高原,三面为森林与山峦所环抱,东面丘陵的山脊却不甚高,而西北部的易北河谷径直通往萨克森和德国的“心脏”；主要由于这一原因,所以自13世纪以来,波希米亚全部外缘地带(即苏台德)的居民中始终以德意志农民占压倒多数。

波希米亚在这次德意志人向东移民之前,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在6世纪中叶,现今的波希米亚一带似乎曾经有过一个西部斯拉夫国家。但这不过是一个部落同盟,由一个名叫萨莫的酋长统治,公元685年<sup>②</sup>他死后不久便告解体。9世纪时,有过一个由斯瓦托波勒克大公统治的“大摩拉维亚帝国”,囊括波希米亚、斯洛伐

① 历史省份即指圣文采斯拉斯王室历史领土。——译者

② 应为658年,萨莫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斯拉夫人国家的统治者。——译者

克以及相当于现今的摩拉维亚一带地区。由于摩拉维亚人 906 年在现今的布拉迪斯拉发城附近被马扎尔人打败，这个国家在其主要的统治者死后也同样只维持了几年；斯瓦托波勒克王国的西部土地与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合并，归于普舍米斯尔王室<sup>①</sup>的圣王、即文采斯拉斯治理之下；但东部土地斯洛伐克却与马扎尔匈牙利同命运达一千余年之久。

中世纪的波希米亚是一个半斯拉夫、半德意志的国家。它与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共同构成“圣文采斯拉斯王室历史领土”，而“历史省份”这一名称作为该地区的正式称呼，一直沿用到 1918 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灭亡之时。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是在卢森堡王室的查理一世国王统治之日，他与查理四世一样，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在位期间为 1347 年至 1378 年。波希米亚大学 1348 年在布拉格成立，其学术地位使它在在中世纪后期与巴黎、博洛尼亚（波伦亚）和牛津等大学并驾齐驱。而在 15 世纪早期，捷克人中出现了一位民族领袖和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他像一百年后德国的路德那样，成为其民族的语言与文学之父。胡斯派为宗教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加剧了德意志化的天主教地主与主要是讲捷克语的“信奉异教的”农民之间的分歧，从而削弱了波希米亚的政治结构。但波希米亚却维持了它的独立存在，虽然有时有名无实；直到 1526 年，由于哈布斯堡王室传统的、手段巧妙的联姻政策以及联合防御土耳其游牧部落的需要，使历史领土归于查理五世皇帝统治之下。一个世纪后，他们由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在三十年战争中完全丧失，而到了 17 世纪中叶，“圣文采斯拉斯王冠”已变成哈布斯堡世袭遗产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较之本书所论及的其他地区，波希米亚的地貌与西欧有更多

---

<sup>①</sup> 普舍米斯尔王室是约 9 世纪起到 1306 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世袭王朝。

——译者

相同之处(斯洛文尼亚可能除外),但捷克诸民族虽然对西方高度发达的文明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却始终向着在语言上与他们同属一族的斯拉夫东方寻求文化力量。然而,正像波兰人由于国家边界的不断变迁而深受其苦,波希米亚的战略地位也注定使捷克人自15世纪早期新教徒的首批骚动以来,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东西方的每次历史动乱之中。因为布拉格这个波希米亚的主要城市几乎刚好在维也纳与柏林之间的中途上,而且,具有同等历史意义的是,它又正在美因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中途。俾斯麦曾经坚定地宣称,“谁是波希米亚的主人,谁就也是欧洲的主人”;他这一警句的涵义已多次证实为捷克各民族的凶信。

摩拉维亚是“历史省份”的东部高原地区,战略上有相似的重要性,尽管其威胁作用在现代已经较小。因为波兰与匈牙利平原之间的主要通道横贯摩拉维亚,这是联系欧洲南北的大道之一的关键路段。摩拉维亚于是成为穿过喀尔巴阡山这道半圆形屏障的一条天然通道,从奥得河上游开始,继而扩大为一处六英里宽的山谷,至奥洛穆茨周围则成为一片较开阔的平地。摩拉瓦河经奥洛穆茨南下与萨亚河合流,最后在布拉迪斯拉发西面注入多瑙河。摩拉瓦河以东为斯洛伐克,尽管贝斯基德与塔特拉两山所荫蔽的一些山谷,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但长期以来这是一片落后的边远山区。斯洛伐克是多瑙河盆地的门户,其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位于下游距离维也纳仅四十英里处,在沿河诸国的历史上起过各种各样的作用,一般称为普雷斯堡(德国名称)、间或称为波索尼(马扎尔名称)。但该城的风貌一直是由它所依傍的这条大河所决定的,建筑样式五光十色。

多瑙河蜿蜒于中欧,长一千七百英里,像一条纤细的纽带将许多民族联系在一起,却从来无力使它们结成持久的统一体。它发



源于黑森林，大约三分之一的河身流经阿尔卑斯山麓。沿着利奥波德堡山岬——一道长满树木的陡峭悬崖，如挺立于维也纳西面的哨兵——之下流过，最后冲出山区，流入一片罗马人称之为潘诺尼亚的富饶平原。多瑙河中游平原，纵横十万平方英里，浸透了入侵欧洲的东方人的鲜血；因为这就是匈奴人和阿瓦尔人在所谓的“黑暗时代”以及马扎尔人在9世纪末、土耳其人在16、17世纪以及俄国人在20世纪的进军路线。而且这也是西方人回击挑衅者的途径，无论是萨沃伊尤金亲王的骑兵，还是里斯特陆军元帅和冯·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师，或是更加阴险的德奥制造商和推销员在哈布斯堡君主国最后十年时“冲向东方”的入侵，也都是走的这条路线。无怪在这条河的中游许多地方——例如埃斯泰尔戈姆和布达佩斯、或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和斯梅德雷沃——一些城堡的遗迹依旧在俯瞰着广阔的平原。过去两个半世纪中，仅贝尔格莱德一城就曾在敌对两军之间易手达十二次之多。

潘诺尼亚平原本身——在环流于斯洛伐克的多瑙河的南面，而后又位于转弯后贯穿而把匈牙利辟为两部分的多瑙河的西面——尽是起伏不平的田野，在巴拉顿湖周围逐渐升高成一片丘陵。这一地区的农民很自然地效法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农业技术，而且自从1685年土耳其人撤离以来，多瑙河西岸的匈牙利便始终明显属于“中西”式，而不是“中东”式。18和19世纪，潘诺尼亚的拓殖远比多瑙河中游其他地区更有系统，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为它靠近布达佩斯，当然，也靠近维也纳，一部分则由于其地势利于较密集的人口。封建地主鼓励殖民，虽然他们中许多人本身是马扎尔人，这一过程大大地加重了一个种族交界区域人种混杂的现象，因为它使德国的“斯华比亚人”<sup>①</sup>、斯洛伐克人、甚至南部斯拉

<sup>①</sup> 斯华比亚(Swabia)是从前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公国，现为巴伐利亚的一区，该公国居民称斯华比亚人(Swabian)。——译者